

◆逝者追忆

## 怀念郑伯

潘军



曹禹为郑立松题字（作者供图）

去年12月22日晚，我突然接到郑文生的信息，其父郑立松先生离世，享年94岁。虽是高寿辞世，但一位可敬的长辈没有征兆地突然离去，我还是感到悲痛。我对郑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斯华云女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个晚上，我的思绪一下就回到了难忘的1974年，那时我17岁，正值高中毕业。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是没有父亲这个词的。我完全没有关于父亲的任何消息，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见过。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对此，母亲也是三缄其口，只字不提。倒是偶尔听见石牌街上的老人谈起，知道父亲雷风曾经是一名剧作家，1950年代写过一出轰动一时的黄梅戏《金狮子》，还写得一笔好字，后来却成了右派。那时我才出生半年，几年后，父亲被遣送回了原籍巢湖乡下做农民。但是他带给我的政治压力丝毫未减。1974年有一次面对高中毕业生的征兵，我没有报名的资格，只能默默打点行装，做去农村插队的准备。但是这个萧瑟的秋天，我的命运里意外地亮起了一盏灯。那个黄昏，一辆由安庆开往怀宁石牌装载粮食的解放牌大卡车，搭乘着两位女士，秘密来到我家。后来知道，其中一位叫斯华云，是郑立松的夫人；另一位叫韩黛枫，是王兆乾的夫人。郑、王二位，都是黄梅戏的有功之臣。郑立松改编的《打猪草》《夫妻观灯》是黄梅戏传统剧目的经典，至今传唱；王兆乾则是《女驸马》最初的改编者，并在黄梅戏音乐上颇有建树。她们此行的目的，是专程来接我母亲潘根荣和我去安庆与父亲团聚。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他的形象和地道的农民无异，完全脱离了我的想象和市井传说。关于这次不同寻常的见面，2005年我曾写过一篇《安庆的父辈》，该文首发《安庆晚报》，外埠的一些报纸也有转载，如今读来，依旧唏嘘。

那些年我从石牌来安庆，郑家是我的落脚点之一。“郑伯”“斯妈”，是我对郑立松、斯华云夫妇一向的称呼。不经意间，时间竟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初的少年如今也是年逾花甲。丁酉年我由北京回安庆定居，父辈中已经先后离开了好几位。我的父母也早已长眠青山。因此每回去宜园看望郑伯和斯妈，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我的印象里，年逾九十的二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斯妈神志清晰，依然健谈，郑伯耳背，一如沉默。我见过他们青春年华的照片，岁月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形象，却难移肝胆气质。郑伯始终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从他云淡风轻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无论发生多大的荣辱，他都是一笑付之。这种豁达与宽厚源自内心的修炼。谈起往事，斯妈还是条理分明地娓娓道来，并没有更多的感慨，情绪也没有



郑立松、斯华云夫妇（作者供图）

起伏，我不禁想起当年她说过的一句话：这辈子的眼泪早已偷偷流干了。

郑伯走在疫情期间，其时我也被封控在家，直到春节期间，才去看望斯妈。老太太看上去跟上回见到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脸上也没有一点忧伤，好像陪伴她七十年的老伴并没有真正离开。她点上烟，像年轻时在课堂上对学生讲作文一样，对我说起郑伯离开的那天晚上的情形——

那天他突然感觉冷，斯妈说，加盖了毛毯还是冷。我就让他躺到我怀里，我搂着他，捂着，像哄孩子一样。他好像暖和了，嘴里喃喃咕咕，接着手就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脸、我的脖子，我的头发，然后就睡着了……然后，就这么走了……

我仿佛是目击了这个画面，多么动人，多么令我动容又好生羡慕啊！人生一世，皆是赤条条呱呱坠地，但能有几人如郑伯，在最亲爱的人怀里，又如婴儿一般地离开？这个瞬间我想到了一部经典的美国电影《返老还童》，男主人公本杰明·巴顿的逆生长，临终成为婴儿躺在了老迈的爱人怀里。这本是虚构，现在却在我眼前真实的发生。呜呼，郑伯！你用一生的善，修来了最后的福。

郑文生说，父亲离开之前的那段时间，虽然没有征兆，有时候也显得神志不清，总是喃喃自语，在屋里不停地转悠，不断地收拾行李，非要选择一双合脚的鞋。郑文生就问，你这是干吗呢？郑伯说，我要去北京开会。哦，原来他是打算出远门了。谁料这一走，就不再回来。郑伯去世的次日晚上，郑文生带着儿子来我这里，让我书写一幅挽联。挽联由四川的剧作家张羽军、徐蔡夫妇所撰——“才振黄梅乐天下，德昭赤胆传艺林”。我于是提笔即书，放笔，湿了眼睛。

多年前著名剧作家曹禺来安庆讲学，曾为郑立松题词“悠然见南山”，取自晋陶潜之“饮酒诗”，我以为是准确的。郑立松，人如其名，他就是安庆这片戏剧之乡挺立的一棵松，不招摇，不媚俗，不逢迎，不屈服。看尽人间花开花谢，自有心中云起云落。我在《安庆的父辈》一文里，其中谈到了李洁吾的坚韧、郑立松的宽厚、王兆乾的洒脱和黎承刚的内敛。在我心目中，他们是一批纯粹的黄梅戏人。虽历经磨难，但内心始终有光。这道光，就是黄梅戏。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曾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我的这些“安庆的父辈”一生挚爱黄梅戏，以戏为知己，如同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周敦颐爱莲。他们没有遗憾。

清明将至，细雨纷飞，大地峥嵘，山河无恙。我已在父母的墓前郑重地说了，郑伯已经安详地驾鹤去了你们那儿，你们这些老戏人又聚到了一块，那就继续琢磨一出新戏吧。或者歇歇，打一圈麻将，别再托梦说“三差一”了。

◆流年碎影

## 安庆城的新生

阮洁

“为严明我机关部队人员入城纪律，彻底执行保护城市政策，特向我一切党政军民人员公布入城规则……”安庆市档案馆里陈列着一张1949年5月华东皖北军区安庆市警备司令部印制的布告，它见证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安庆时，加强军事管制，严守入城纪律的重要史实，现为安庆市珍贵档案。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第二十九师遵命转移到广济圩内的午公坝准备渡江，由二十八师及其代管的三十师八十八团接替包围安庆防务。21日，分布在安庆地区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九江湖口的长江沿岸千里战线上，向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实施多路突击。至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城内发起进攻，八十二团攻过南庄岭、黄土坑后，兵临城北集贤门下，八十三团夺取棋盘山后飞抵城东枞阳门，八十四团攻击凤凰山、马山，后疾驰城西正观门，攻城部队插入江岸，夺取南门的海军码头和招商局第六码头，孤悬在长江北岸的安庆国民党军弃城南逃，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至午夜，解放军分别自集贤门、枞阳门、正观门入城，随即对钱镇东指挥的怀宁县自卫大队进行了军事接收，至此安庆解放。4月23日上午，党、政、军机关及接收干部、警卫部队入城，各民主党派、工商界、教育界、各学校学生在城北集贤门列队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后，随即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中共安庆市委、安庆市人民政府、安庆市警备司令部。各级党政军机关建立后，在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系统的接管工作。

安庆市警备司令部在司令员张义成、政委郭万夫（市委书记）的指挥下，负责接收国民党安庆城区的军事机关及安庆专署、政工处、情报处。为保护城市，严明机关部队人员入城纪律，安庆市警备司令部发布了一份布告。

布告规定，在军事管制期间，一切机关部队人员、支前民工等未持有通行证者，禁止出入市区，未批准不得留住城市；接收敌产由指定机关负责；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组织纠察队，确立革命秩序。短短六百余字，对保障市民安全、维护公平交易、巩固新生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部队和机关入城以后，市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全力以赴维持社会治安，对全市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进行登记，组织巡逻队、纠察队在大街小巷日夜巡逻，检查机关单位、行人、车辆持有的工作证、接收证、通行证、搬运证等情况，实行交通管制；保卫群众集会及公共场所的安全；在街头或商店、工厂等单位设置意见箱，发动市民检举揭发反革命活动；建立旅馆汇报制度及派出所抽查旅馆制度等，从而迅速安定了安庆城区秩序。

这之后政权机构根据需要又陆续发出各类布告，内容涉及军事、民政、工商、财政、公用建设、文教等各方面。林林总总的布告，对维护解放初期安庆的社会稳定，保障市民正常的生活秩序，促进市场的逐步恢复和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张最早的“入城布告”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安庆也迎来了城市的新生。

